

浩

蕩

江

湖



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

21

【台湾】司马翎 著



下

【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】

(21)

浩蕩江湖

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第二十章 游杭州羽飞遇双美

赵羽飞恍然道：“原来如此。王兄可知道进出章家的外地人，有些什么异常的举动呢？”

王海华摇头道：“兄弟对这种人不感兴趣，从未留意。同时，听说章家不时有人午夜出入，都是些可以高来高去的神秘人物，谁敢不顾性命去查问？”

谈说间，章家的画舫已接近至百步内，双方相隔约三十余步，看看要相错而过。

双方皆可看清对方船上的人，赵羽飞突然脸色一变。

王海华并未留意赵羽飞颜色的变化，目光落在对方坐在船前舱面的一个满脸虬须大汉身上。

赵羽飞的目光，却落在舱内那位弹奏古琴的年轻女郎身上，脸色骤变，比刚才看到虬须大汉时的变化更大。

王海华收回目光，向赵羽飞道：“舱面那个虬须大汉，是章家武艺惊人的护院许师父许彪。”

赵羽飞低声问道：“哪一位是章家的少爷？”

王海华道：“后窗左侧那位红脸年轻人，是章家的老二章虎，力大无穷，一双手可力掣奔牛。”

赵羽飞又问：“中间舱侧坐着抚琴的美丽姑娘是什么人？”

王海华突然回首注视着他，眼神好怪，久久突然拊膝笑道：“赵兄眼光真好，是否看上她了？”

赵羽飞脸一红，笑道：“王兄笑话了。兄弟觉得她有一种特殊的神韵流露在外，但又说不出其所以然来，侧面的轮廓鲜明可爱。”

王海华道：“赵兄的眼光的确不凡，那是孤山梅园的二小姐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难怪，原来是吴家梅园，四大世家中的孤山吴家的二千

金。”

王海华道：“她的芳名瑶，琴艺出神入化，号称杭州第一名手，也是杭州双凤之一，杭州双凤是本府两大美人。”

两船相距三、二十步相错而过，章家画舫上的人，也全都目灼灼地打量王家船上的乘客，舱面上的虬须大汉许彪，精光四射的大眼直瞪着倚窗外望的赵羽飞。

那位杭州双凤之一的吴二小姐，竟也嫣然一笑，颊上笑涡儿隐约可辨，相距虽在三二十步外，仍可看到她那艳光四射的面庞，所流露出来的万种风情。

就这么一颦一笑，她已将脸转过，惊鸿一瞥，令赵羽飞心跳加剧，脸色突然变得苍白。

他已完全看到吴二小姐的整个面庞，内心深处那根心弦，像是突然被人抓住猛地一抽，整个人猛地一震，如中雷击。

目光中的明艳面庞，触及他内心深处的创痕。

他的目光，依依不舍地追踪着吴家逐渐远去的船影，无限依恋地喃喃低语：“天下哪有面貌如此相像的人？难道她并未仙去仍在人间？”

那面庞，他太熟悉了，熟悉得令他难以相信所见的事实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难道是思念过切，以致眼前出现了幻象不成？

他直觉地感到王海华正在打量他的神情，可能已察觉到他的震惊和失神。

他强抑心潮，惊觉地转首问：“吴家的人眼中含有敌意，你们两家曾经有过不愉快的冲突吗？”

王海华点头反问：“意见不合，曾经有过争吵，赵兄发现些什么了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也许是兄弟的疑心太大，我觉得那位护院许彪的眼神极为复杂，在仇恨中有惊恐。”

王海华呵呵怪笑，笑得邪邪地，盯着他笑道：“赵兄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你的神意并不在许彪身上，而专注于吴二小姐。”

赵羽飞心中一惊，但神色不变，笑道：“王兄笑话了。不过，兄弟觉得此女殊为不俗。”

王海华道：“赵兄对她有兴趣吗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我不懂王兄的意思。”

王海华道：“如果赵兄有意，兄弟可派人至梅园先禀，偕赵兄登门拜会，

如何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兄弟无此雅兴，一个外地人，得罪了地方豪绅，并不是聪明的事。假使章家二少爷发起威来，兄弟岂不是惹火烧身吗？”

王海华道：“放心啦，梅园吴家不会让他胡来。吴姑娘是女中丈夫，美如天仙，个性豪爽不让须眉，能与她攀交，也是不世之缘呢！”

赵羽飞似乎没留意王海华到底在说些什么，他的目光落在湖南岸南屏山的雷峰塔上。

雷峰塔，与湖西北宝石山的保叔塔恰好隔湖相望。雷峰神韵苍劲雄奇气势磅礴，保叔纤丽秀逸，仪态万千。

他想起民间流行的白蛇传神话来，那压在塔下的白娘子，似乎变成了已经离开尘世的尤丽君。

他想得很远，很深沉，内心深处油然涌起无尽的思念和悲哀。

师伯是否将尤丽君的遗骸，送入囚香洞府？

王海华的话，把他的思路从遥远的幻觉中拉回现实，令他心中一震：“赵兄，吴瑶姑娘美绝尘寰，不可方物，恐怕天地间再也找不出可与她媲美的美人了。”

尤丽君如果不是美绝尘寰，范南龙怎会为她而死？他又怎会迄今仍然念念不忘？

老天爷真会开玩笑，造化弄人，吴瑶姑娘的面貌，竟然与尤丽君极为神似。

怪事，天地间怎会有如此相像的人？

他向南一指，注视着王海华道：“王兄，可否送兄弟到南屏山？”

王海华讶然问：“怎么？不去花港观鱼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以后再说，兄弟要先到南屏山。”

王海华追问：“赵兄到南屏山有事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兄弟要到净慈寺走走。”

净慈寺是西湖第一大寺，规模比武林山的灵隐寺还要大，大殿可容两千多人，五百罗汉十分著名。

王海华惑然道：“赵兄，你来游湖的，怎么突又想起游山逛寺了，是什么怪念头令你改变主意的？”

赵羽飞神色已恢复原状，笑道：“去拜拜佛祖，祈求佛祖保佑在贵地期间，不要发生意外。”

浩荡江湖

王海华笑道：“想不到赵兄竟是虔诚的佛门信徒，好吧，兄弟陪你前往随喜，不过，申牌之前必须离开南屏山。”

赵羽飞大惑不解，问道：“王兄此话有何用意？”

王海华道：“净慈寺的钟声，可传一、二十里，在南屏山听南屏晚钟，比在湖上听钟声的情调差远了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兄弟礼佛要不了多久工夫。”

这一天中，他们在湖上消磨了一天，双方皆在有意无意中探寻对方的底细。

王海华是探赵羽飞的家世、胸中所学、来杭的真正意图等等。

赵羽飞则探询附近的变故、最近所发生的奇事异闻、地方上的治安情况、各地武林人物的动静。

双方皆有所获，也各有所失。

傍晚时分，听罢南屏那发思古幽情的钟声，画舫即划向清波门。

船泊上堤岸，已是暮色四起，黄昏将临，城门即将关闭，附近一些准备夜间游湖的游船，游客们笑语喧哗，显得相当忙碌。

王海华偕赵羽飞离船登岸，笑道：“赵兄，明晨兄弟亲至客店促驾，至南北高峰作竟日游，夜宿龙井茶园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王兄盛情，兄弟感谢不尽，明日兄弟有些俗事待理，三日后如无俗务，届时当造府拜望，畅游西湖十景，如何？”

王海华干咳了两声，尚未发话，右首第三艘画舫的后舱内人影一闪即没，一道寒芒在三丈外电射而至，目标是王海华的右腰肋。

赵羽飞眼角的余光看到了电芒，伸手一拨王海华的右肩，王海华身不由己向左后方疾退，吃了一惊。

电芒一掠而过，嚓一声，贯入一株合抱大的柳树。

一声水响，发射暗器的人跃入水中，入水的身法十分高明。

王海华走近柳树，不胜诧异悚然道：“飞刀，这人为何要暗算我？”

是长有一尺，重心在前的中型飞刀，份量不轻，难怪飞行时毫不旋转。

在画舫上尚未下船的小秋急叫道：“是一个蒙面人，快去查那艘船。”

赵羽飞伸手拔出飞刀，瞥了一眼，惑然自语道：“飞刀圣手周永川的飞刀，这位江南黑道大豪为人虽然无恶不作，但颇讲江湖道义，从不用飞刀偷袭暗算，今天他怎么了？”

王海华听不清他的自语，问道：“赵兄，你说什么？”

第二十章 游杭州羽飞遇双美

赵羽飞道：“刺客入水了，那艘船上想已无人。王兄，你在杭州有仇家吗？”

王海华道：“仇家？兄弟为人坦率平和，本城的人谁不知晓？交往的人全是名流子弟，怎会与人结怨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武林门章家兄弟如何？”

王海华道：“这个……以往为了组训民壮团练的事，曾经有过争吵，但算不了仇恨。”

小春、小秋两侍女，从刺客的船匆匆返回，小心地递上一件青袍，禀道：“三少爷，船是空船，舱内遗留下这件袍子。”

赵羽飞接过青袍略一察看，摇头道：“不会留下线索，无从查起。王兄，今后请小心些，最好少露面。这次行刺失手，下次你就不会如此幸运了。走，兄弟送你们进城。”

送走了王海华，赵羽飞怀着满腹疑云，径自返回永昌老店。

距店门尚有十余家店面，夜市刚张，街上火光辉煌，逛夜市的人摩肩接踵，好不热闹。

他暗中留了心，飞刀圣手周永川那一飞刀，已令他心生警觉，嗅出了危机。

他怀疑那一飞刀到底是射王海华呢，抑或是以他为目标？

如果以他为目标，这意味着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

如果目标是王海华，王海华既未与人结怨，谁会收买江湖黑道高手行刺？

杭州四大世家的年来动态，他已从灵隐寺麓大师处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四大世家中，唯一可能与江湖人有所往来的，只有武林门章龙、章虎兄弟。

章家出面组训民壮，这是获得官府支持的正当行为，多年前海盗与倭寇横行海疆，荼毒东南沿海前后数十年，杭州一带受祸尤烈，组训民壮防盗，乃是沿海各府州的要务，章家出钱出力，甚获地方人士的赞誉。

组训民壮需聘技击教头，少不了与江湖人有所往来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

飞刀圣手周永川，是不是章家请来的教头？

令他大惑不解的是，章家没有派人刺杀王海华的理由，组训民壮的事，双方难免意见相左，些少争吵，算不了什么深仇大恨，用得着行刺杀人？

问题是否出在那位虬须大汉护院许彪身上？王海华已经表示过喜结交市井豪杰，与三教九流的人有所往来，是否其中有难言之隐，无意中结下了不

浩荡江湖

解之仇？

有两个鬼鬼祟祟的人跟踪，他在离开望江门王家时便发觉了。

这两位仁兄胆子真不小，愈跟愈近，不知有何图谋？

接近店门时，他突然转身举手一挥，然后悠闲地入店，若无其事径奔上房。

两个跟踪的人本已接近至身后三丈左右，蓦地人丛中闪出两个船夫打扮的人，在两个跟踪人身后出手，手一触两人的后腰，人便浑身一震，神智昏迷，被两船夫一人一个挽了便走，折入小巷失去踪迹。

已经是掌灯时分，推开房门，坐在椅内沉沉大睡的石头，一惊而醒，欣然道：“大爷回来了？小的快闷死了。”

赵羽飞笑道：“看你，睡得眼都快肿了，还觉得闷？你没出去乱跑吧？”

石头摇摇头，招风耳不住扇动，抓抓光头道：“小的睡是睡了，可没有乱跑。”

赵羽飞问：“那两位公子爷来了吗？”

石头愣头愣脑直瞪着他，道：“小的不知道，中午吃的是剩菜，一整天没离开房门一步，没过去看……”

赵羽飞道：“好吧，你到前面进餐去吧，这里的事你不必过问。”

石头接过他递来的一锭碎银，兴高采烈走了。

他出门站在廊下，目光扫过院子。这一排上房住了不少旅客，全是些颇有身份携有家眷的客人，进进出出相当嘈杂。

走廊的末端，院子尽头廊柱下站着一个人，远远地高举右手像在伸懒腰，连伸三次。

这是蒲毒农化妆成的旅客，用手势通知他邻房有变。

他心中有数，得知邻房是自己人，一切平安的手式，然后推开为石头订下的上房。

灯光下，他眼前一亮，顺手掩上门，倚门而立，喜悦地伸出双手。

两声娇呼，两位年轻的少年书生，飞燕投怀般同时将他抱住了，室中幽香扑鼻。

“赵郎……”一位书生情意绵绵地轻唤。

“羽飞……”是另一位书生的娇呼。

赵羽飞分别在两书生的粉颊上各亲一吻，笑道：“你们总算来了，半载相思，想你们想得我好苦。”

两书生是吴仙客和于娉婷，三人相拥相倚亲热片刻，方在桌旁并肩坐下。

吴仙客动人的樱桃小口撅得高高地，似嗔似怨腻声道：“冤家，我们来了大半天，等得心焦神乱，你却去游湖去了，是不是有美如天仙的船娘把你留住了？”

赵羽飞苦笑道：“天地良心，为了侦查动静，脱身不得，几乎挨了一飞刀，发飞刀的是一个蒙面人，可不是美如天仙的船娘。仙客，你们怎么不在晚上来？”

于娉婷整个娇躯倚在他身上，羞笑道：“麓大师派人通知我们说你来了，我们恨不得插翅飞来与你相会，哪能等到晚上。”

吴仙客也满怀幽怨地接口道：“上次你到黄山随范南龙走后，你师伯分别派人把我们护送来杭州与你相聚，岂知你不等半年期满，便出了事远赴镇江，我们来晚了一步，到达时你已经走了，到底在忙些什么？”

于娉婷道：“要不是麓大师不许我们离开，我们早就到镇江去找你了。你呀，大概是有了新人忘旧人，有意丢下我们不管，另去找……”

赵羽飞伸手掩住于娉婷的嘴，叹口气道：“娉婷，你说这些话不公平的，这次到镇江，出生入死，忙得焦头烂额，哪有心情去儿女情长。”

于娉婷道：“上次师叔祖智药大师说你去办一件事，事办得怎样了？还顺利吧？”

他当然不能把与范南龙黄山践约的事说出来，更不好将尤丽君的事告知两女。”

他握住两女的手，慎重地问道：“仙客、娉婷，你两人都是水仙宫老仙的义女吧？”

吴仙客道：“是呀，水仙二号的凌春风，也是老仙的义女，要不是身份特殊，休想主持水仙舫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范南龙是水仙舫的总巡，也是老仙的独生子，你们知道老仙还有女儿吗？”

于娉婷道：“听说过，但从没见过面，听说她共有两个女儿，世间知道她们的人少之又少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两个女儿？老仙替谁生的？”

吴仙客道：“不知道，老仙从来没提，到底有没有女儿，谁也不知其详，谁敢问呢？”

赵羽飞又问道：“你们水仙宫的人中，有没有一个叫文公柏或华斌的人？文公柏年约三十出头，华斌是二十余岁的英俊年轻人，但却被尊称为大哥。”

于娉婷摇头道：“没听说过，水仙宫全是女人，恐怕唯一的男人就是范南龙了，他是老仙的独子。”

赵羽飞不死心，又问：“宫中是否有金发红发的番人？”

吴仙客笑道：“赵郎，你想到何处去了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一定没有。仙客，你不是说水仙宫设在金陵城内吗？”

吴仙客道：“那是老仙说的，我们从没去过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水仙三舫行走江湖期间，曾否在杭州逗留过？”

于娉婷道：“我知道二妹凌春风的水仙二号，曾经多次在杭州逗留，这一带是她的活动区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除了水仙舫之外，你们是否建有可渡海放洋的海船？水仙三舫如无大风涛，或许可在海中行走，但风浪一大，便有倾覆之危了。”

于娉婷道：“这个我就知道了，大概没有。以水仙一号来说，那是我设计监造的，老仙从没向我说要航海。水仙舫本身设有甚多机关，船身沉重，江河的风浪无妨，但不适宜航海。”

吴仙客道：“赵郎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虽是老仙的义女，但所知十分有限，老仙并不完全信任我们，我们知道许多江湖秘籍，却不知宫内的一切底细。”

问不出丝毫线索，赵羽飞甚感失望，转变话锋问：“你们可知绍兴府会稽山聚英楼楼主汪不凡的事？聚英楼三十余年前已经毁于一场神秘的大火。”

于娉婷沉吟有顷，突然说：“有次范南龙来找我，曾在无意中说出有事远游，约两月后方能返回执行总巡的职务。我问他为何远游，他信口说去与楼主商议要事。那时我并未在意，也不敢追问，他口中所说的楼主，是不是汪楼主就知道了。”

赵羽飞心中一喜，欣然道：“那就不错了，他们做得再秘密，总会有疏漏的一天，一言片刻便会露出马脚。”

于娉婷惑然问：“羽飞，你说什么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老仙与汪楼主曾经相好过一段时日，目下仍是姘头，暗中正进行重大的阴谋，我侦查的方向并没有错。”

吴仙客不同意，摇摇头道：“赵郎，你怎么胡思乱想？老仙以往的事我不

清楚，但二十余年前，老仙华灵均正与你师伯……”

赵羽飞冷哼一声接口道：“二十年前的老仙确是华灵均，目前的老仙却是九尾玉狐徐如玉徐二姑娘。”

于婷婷大惊，骇然道：“羽飞，你……你不是说笑话吧？”

赵羽飞正色道：“我说的字字皆实，华水仙华灵均一代巾帼英雄，岂会不择手段在天下各地，掳劫有根基的美丽小女孩调教为祸江湖？华水仙主持水仙宫，从不惨杀登舟较技的武林人，而你们……”

吴仙客道：“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事非得已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那就对了。”

于婷婷道：“羽飞，你有何凭证可证明老仙不是华水仙？”

赵羽飞道：“我已经听到她的声音，杀了她的三妹冷魂仙子徐如冰徐三姨，冷魂仙子临死前说出不少秘密。”

吴仙客张口结舌，意似不信。

于婷婷柳眉深锁，若有所思。

赵羽飞又道：“因此，如今你两人切记不可露出本来面目，你们一泄漏行藏，我的心血算是白费了不要紧，你们却有祸临头，凶险万分。”

吴仙客骇然道：“真有那么严重？你是说……”

赵羽飞道：“老仙与汪楼主，正在这附近兴风作浪，秘密进行重大的阴谋，近日将有大变故发生。”

他离座而起，郑重叮咛道：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水仙二号可能已经在附近出没，你们替我留心些，只有你两人可以分辨水仙二号。你们如果打算出去侦察，必须事先告诉我，我会派人暗中保护你们的安全。夜已深，你们好好安歇。”

于婷婷攀住他的脖子，热情如火地索吻，妮声道：“不，羽飞，多陪我们片刻，早着呢。”

火热的动作，令赵羽飞几乎不能自持，那暖玉温香的饱满胴体，令他心中一荡，双手开始蠢动。

吴仙客却较为冷静，也许是看得芳心砰然，醋意油然而兴，笑道：“大姐，干脆我回避另找宿处，让你和赵郎效于飞之乐，以补偿半年来相思……”

于婷婷羞得粉面通红，松开拥抱，笑骂：“三妹，你如果眼红，我回避好不好？不害羞。”

浩荡江湖

赵羽飞乘机抱住吴仙客亲了一吻，笑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等洞房花夜，你们再决定好了。今晚我还有许多事待办，明天见。”

三更天，后窗一声轻响，蒲毒农猫似的溜了进来，不久，另两个黑影也悄然入室。

这两人是换了俗装，裹了包头的中年僧侣。

两僧合掌行礼，执礼甚恭。

赵羽飞挑亮油灯，替蒲毒农引见。

两僧是南高峰下月轮山六和寺的僧人，法名智光和智正，是麓大师的知交，未出家之前，也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武林人。

六和寺不在西湖，而在钱塘江畔，以宏丽的九层（后改建为十三层）六和镇江塔名传遐尔。

麓大师不出动灵隐的僧人侦查，自有其理由，上次赵羽飞在灵隐寺寄居，敌方的人自然知道灵隐与少林之间，多多少少有些渊源，自然会派人在灵隐附近潜伏，留意寺中僧人的举动。

六和寺远在二、三十里外，倚山面水，甚是偏僻，毫不引人注意，出入极为方便。

智光大师首先发话道：“净慈寺传来赵大侠的口信，特派贫僧与智正法兄前来听候差遣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杭州四大世家中，唯一毫无嫌疑的王家，发现了可疑的征候，在下有几件事，需劳驾两位大师加紧调查，以便决定侦查的方向。”

智光含笑欠身道：“赵大侠但请吩咐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其一，王三公子的侍女小春、小秋，皆是火候不差的内家高手，务必设法查出她们的来龙去脉。”

智光大师讶然道：“赵大侠，这是不可能的，王家文间功名显赫一时，不屑与纠纠武夫交结，除了王三公子偶或去学舍校场跑马射箭之外，所有的子弟和奴仆皆不敢动刀动枪。”

赵羽飞笑道：“小春、小秋的一双手，食、中二指与众不同，指甲修剪得恰好掩住指尖，指尖平而纹理比其他手指略为粗糙，这是练过点穴术指功的铁证。再就是入暮时分清波门外遇刺，刺客跳水逃走，首先叫出追刺客搜船的人是小秋，按当时的情景，连一般练了拳脚功夫的健壮男人，也不敢冒失地赤手空拳去搜船。”

智光默然，片刻颌首道：“这件事可交由清月庵主办，庵主有几位师姑

可任意出入各大户的内室。”

赵羽飞又道：“同时，王三公子的举动也有可疑，他绝不是仅会拉两膀弓，会些防身武艺的纨绔子弟，当刺客发射飞刀时，刺客在他的右后方，看不见刺客，那一刀如果伤不了他，便会射中在下的左腹，在下心中一急，无意中可能已露出了马脚，不该不假思索地出手将他推开。”

蒲毒农笑道：“这不能怪你，练武人练至化境，出手自卫，有时并非出于心意，而是千锤百炼养成的本能反应，所以说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没有。”

赵羽飞苦笑道：“因此，假设他已经对在下生疑，所以侦查时必须十分小心，在下推开他时，他体内突然发出一种诡异的抗力。直至他看到了电射而至的刀影，方卸去抗力而放松身躯。看到了刀影，他的眼神居然未现丝毫惊诧，事后装出来的惊容，难逃在下的法眼。”

他语气一顿，又道：“这是一条线索，值得深入调查。因此，第二件深入调查王家的内眷，尤其是王三公子的父亲王宏文，他的妻妾在最近的半年中，是否有些什么可疑的变故。”

智光大师道：“这件事或许有困难，但从三姑六婆中打听，不难找出一些蛛丝马迹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第三件事是章家的护院许彪，很可能是江淮巨寇混江龙徐定邦，这恶贼隐姓埋名潜身章家，必有重大阴谋，必须查出他的来龙去脉。”

智光大师接口道：“许护院是十年前投入章家的，为人忠诚可靠，从不主动生事，仗势欺人。”

赵羽飞道：“九尾玉狐为了打入水仙宫，改头换面接近华水仙，恐怕所花的工夫不止十年。总之，混江龙徐定邦改名换姓潜伏在章家，绝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智光大师道：“这也可证明章家私通巨寇，招纳亡命，全力掌握民壮团练，可能有不轨之图。自从麓大师暗中主持侦查以来，所有不利的证据皆指向章家，这一来……”

赵羽飞接口道：“在未能完全掌握确证之前，章家仍不算是主要嫌犯，为免有所疏忽，因此四大世家皆需分别深入调查，尤其须在女眷上下工夫。”

智光大师道：“有关女眷方面的调查，麓大师曾经指示过，要注意水性和武功高强的年轻女人，可望找出水仙宫的一些女弟子来。因此，吴家的吴瑶姑娘，曾经列为侦查的重点，监视了一段漫长时日。”

赵羽飞问：“结果如何？”

智光大师道：“吴姑娘号称杭州双凤之首，天生丽质，难免骄傲自大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对世俗看法与众不同，与豪门子弟交相往还，藐视世俗，为卫道之士所不谅，但她我行我素，对流言蜚语从不计较。”

智光大师接口道：“一般说来，她还算知道检点，与豪门子弟出游，总带了几名仆妇，使女偕行，入暮之前，必定返回梅园。半年前她曾经遭了一次覆舟之祸，被邻船的人救起几乎溺毙。她在杭州出生，贫僧可说是眼看她长大的……”

赵羽飞突然打断智光的话，问道：“大师且慢。大师刚才说她半年前遭到覆舟之祸，险遭不测，其中经过可否详说？”

智光大师苦笑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湖中游船甚多，谁也没留意船是怎样翻复的，反正听到有人大叫覆舟，邻近的船便火速赶到救人，如此而已。”

赵羽飞追问道：“她乘坐的舟是何人所有？救她的船又是谁家所有？是些什么人？”

智光大师沉吟道：“这个……待贫僧想想看……”

智光大师接口道：“这件事贫僧倒还记得。她所乘的画舫是凤凰山右故吴越西府废址，四大世家中的成家望江园少主人，杭州四公子之一的成君章所有。成家是吴越世家，源远流长，当初西府建立，他祖上曾任吴越重臣。后来吴越亡而宋兴，西府毁于战，成为废墟，南宋行宫续建于西府之左，宋亡，行宫亦被火焚。元代番僧杨连真在行宫故址重建报国五大寺，本朝初一场大火五寺俱毁。望江园经历三次大火，毁而又建，历尽无数沧桑，迄今仍然屹立于凤凰山右，可说是本地最古老的家族之一，近百年来经商而致富，名列四大世家之一。”

智光大师又道：“贫僧记起来了，救吴姑娘的船，是涌金门庐家的画舫，此户出租游船为业，当时租船的游客是操官话的外地人，有两位游客下水将吴姑娘救起来的。”

赵羽飞问道：“那成公子成君章可在船上？”

智光大师道：“在，也是被另一位游客救起的，一月后，突患呕血症，病死在望江园。”

赵羽飞的目光，掠过蒲毒农的脸面。

蒲毒农会意地微微颌首，淡淡一笑。

赵羽飞挑开两根灯芯，房中一暗，向两僧道：“时辰不早，两位大师请

回。以后不再在店中会面，如何交换消息，以后在下会派人传讯知会。”

智光、智正离座稽首，智光道：“贫僧告辞了。”

赵羽飞叮咛道：“千万小心，恐怕在下的住处已经被监视了。”

智光笑道：“赵大侠请放心，伙房有人照应，贫僧从厨房脱身，谅能摆脱追踪。”

送走了两僧，蒲毒农低声道：“要不要把那两位仁兄捉来问问口供？”

赵羽飞摇手道：“不必，那会打草惊蛇。”

蒲毒农道：“说不定会问出重要的消息呢？”

赵羽飞充满自信道：“不，放长线，钓大鱼，今晚小心些，先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，然后在下亲自跟踪，先摸清他们的主子是谁，便可作下一步追查了。”

第二十一章 假绑架梅园窥天机

四更末五更初，两个黑影从潜伏处悄然撤走。

赵羽飞在外衣上加穿了夜行衣，鬼魅似的在百十步外追踪。

两黑影不走街道，登上屋面，纵跃如飞，轻功相当高明，起落间灵捷如猫。

武林门面对武林山，门内的章家大宅，相当显目，最少也有三四十栋楼房，占了半条街。

两黑影从侧院跃入，一闪不见。

赵羽飞本想跟人，不巧的是巷子里转出两名更夫，举着灯笼，一面击更柝，一面按律呼叫：“留意门户，小心火烛……”

稍一迟疑，已失去两黑影的踪迹。

偌大的宅院，到何处去找两个轻功了得的了？

镇江雷府也是大宅院，但比起杭州章家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一个江湖出身的武林一方之豪，怎能与世代官绅的大家族相比？人一进去千门万户，大白天也分不出东南西北，晚间更不用提啦！

他只好悄然撤走，不动声色。

至少，已经知道章家派人侦查他的举动。

原因何在？他一头雾水。

难道说，白天那一飞刀，真是冲他来的？

他退至另一家楼房的瓦面，心中一怔。

怪事，更柝声怎么听不见了？按常例，五更三点方行便更，那时，南屏山净慈寺的晨钟声正好传到。

他凝神用目光搜索那条小巷，没有灯光，黑沉沉寂静如死，更夫到何处去了？

他想：也许这两个懒虫的家，就在巷子里，乘机回家睡觉去也！

但他并未听到开门声。

略一思索，向后退走。

从清波门到武林门，一南一北，几乎要经过整座城，他不能久留，天亮前必须返回客店，以免暴露行藏。

为避免麻烦，也为了赶时间，所以改走城外，沿湖东堤急掠而走。

接近涌金门，突发现门外临湖的丰乐楼四楼外廊上，有灯光连闪十余次。

这座宏丽壮观的西湖名楼，规模雄伟宏丽，平常有官府的丁役看守，白天都不许平民百姓登临。

丰乐楼并不是杭州最高的楼，但湖滨各处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建筑，却没有比它高的了。

他停下脚，忖道：“像是灯号，是向城内打的。”

他一跃而上，登上了三丈高的城头，好奇地向城内各处细察动静。

全城死寂，间或可看到寥落的门灯。

吴山东麓有了闪动的灯光，明灭不定，清晰可辨。

闪光的次序，完全与丰乐楼传出的一模一样；一长两短，两短，两长一短，三长……

他心中一动，心说：“真聪明，以灯火传讯，可瞬息百里，这是什么人所传的讯息？”

他记得，吴山东麓最高最壮观的楼，该是旧称城北楼的镇海里，该楼原是旧吴越的城南门，也称朝天门。

站在镇海楼高处，不但可看到全城景物，更可看到钱塘江上的怒潮和飞扬的帆影。

他心中暗忖：我得看看这人是何来路。

可是，抬头看看天色，太白金星已升起老高，这颗星也被称为启明星，已明显地告诉他天快亮了。

他压下了一探究竟的冲动，启程返回客店。

小睡片刻，醒来时天已大明。

床前坐着扮成书生的吴仙客和于娉婷，满鬓春风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喜悦微笑。

石头像个把门的门神，矮胖的身躯堵在内间门上，晃动着招风耳，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，看到他挺身坐起，涨红着脸大声道：“大爷，不是小的愿